

[美]劳伦斯·布洛克—著 易萃雯 皮建军—译

Lawrence Block

葛洛根 的最后一夜

The Night and the Music



葛洛根的最后一夜

[美] 劳伦斯·布洛克—著
易萃雯 皮建军—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葛洛根的最后一夜 / (美) 劳伦斯·布洛克著; 易萃雯, 皮建军译.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3
(马修·斯卡德系列)
ISBN 978-7-220-11276-8

四川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21-2018-614

I. ①葛… II. ①劳… ②易… ③皮… III. ①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25695 号

The Night and the Music © 2011 by Lawrence Block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Telemachus Press, Dublin, Ohio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 c/o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U.S.A. through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本书中文译稿 (易萃雯部分) 由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脸谱出版事业部授权使用, 未经书面同意不得任意翻印、转载或以任何形式重制。
本中文简体版版权归属于银杏树下 (北京) 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GELUOGEN DE ZUIHOU YIYE

葛洛根的最后一夜

[美] 劳伦斯·布洛克 著
易萃雯 皮建军 译

选题策划
出版统筹
编辑统筹
责任编辑
特约编辑
装帧制造
营销推广

后浪出版公司
吴兴元
朱 岳 梅天明
熊 韵
陈志伟
墨白空间·陈威伸
ONEBOOK

出版发行
网 址
E - mail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 2 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bs@sina.com
北京市昌平新兴胶印厂
130mm × 210mm
8.5
146 千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
978-7-220-11276-8
39.00 元

后浪出版咨询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64010019

本书收录劳伦斯·布洛克小说作品十一篇，以及前言、后记各一篇。其中《和马修·斯卡德一起长大》《米克·巴卢看着空白屏幕》《葛洛根的最后一夜》《关于这些故事》四篇译者为皮建军，另外九篇译者为易萃雯。

目 录

和马修·斯卡德一起长大 / 1

窗 外 / 6

给袋妇的一支蜡烛 / 53

黎明的第一道曙光 / 97

蝙蝠侠的帮手 / 125

慈悲的死亡天使 / 148

夜晚与音乐 / 170

寻找大卫 / 175

梦幻泡影 / 197

一时糊涂 / 217

米克·巴卢看着空白屏幕 / 240

葛洛根的最后一夜 / 243

关于这些故事 / 261

和马修·斯卡德一起长大

1980年刚过十四岁生日那会儿，我说服父母让我独自搭乘长岛铁路火车前往曼哈顿西五十六街的推理书店。就是在那里，在那间位于第六大道和第七大道之间、属于奥托·潘兹勒的书店，我邂逅了马修·斯卡德。

和普通书店相比，推理书店的环境颇为吓人。入口处有几级阶梯，推开大门进入后，大门在身后重重地关上。店内一片死寂，没有播放电梯音乐，没有贴心的询问台，也没有别的顾客。只有一个留着大胡子的家伙一声不吭地待在前台，长相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斯蒂芬·金书中的作者照片有种诡异的相似感，令我感到些许不安。要我说，就书店而言，这里给人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

那时我基本都看间谍小说。从踏上前往曼哈顿的处女之旅的那一刻起，我就打算找寻一些别的，但我并不清楚具体的目标。我不得不去前台询问那个阴森的“斯蒂芬·金”，这着实需要勇气。他在专心致志地看书，我猜他一定不愿被来自拿骚县的小孩打扰。

所以我漫无目标地转来转去，直到他的视线暂时从手里的书离开并注意到我。我鼓起勇气开口请他推荐。

“你喜欢看什么？”他问。

我咕哝道：“好多。”

“你喜欢看搞笑的吗？”

“不喜欢，”我说，“我喜欢看上去像真实的故事。”

“那么，”他说，“你也许会喜欢硬汉派。”

硬汉派，我之前从未听过这个词，但听上去不坏，可能是我喜欢的类型。

“好，”我说，“给我一些硬汉派的书。”

他伸手从后面抓了三本书。

“这些是给你的。”他边说边把书给我——《父之罪》《谋杀与创造之时》《在死亡之中》，“作者都是劳伦斯·布洛克。”

我付了钱，赶往宾夕法尼亚车站，坐下一班火车回家。上车后一找到座位，我就迫不及待地开始读《父之罪》。

五十五分钟后，我差点坐过站。

妈妈来车站接我。在回家的车上，我和她没说几句话。我一直在读马修。进门之后，我朝姐姐们点了点头，便径直走向卧室继续阅读。

翻版斯蒂芬·金说得没错，马修·斯卡德的确是我想要的。

我一口气读完了三本。我不知道为何自己会对马修产生如此强烈的共鸣，毕竟我们的人生经历有着天壤之别。当时我还从未喝过酒，也从未杀过人——无论是蓄意还是意外——更未曾和女孩接过吻，但不知怎么，我能理解他。

也许是因为马修身上没有一丝矫揉造作。他想喝酒就喝，想打架就打，要是不想和你说话，他绝不会搭理你。就算你是他的客户，他也不会讨好你，不会对你做出承诺一定能查明真相，也不会向你汇报他的一举一动。

马修决不是无知少年。他知道这个世界实际上扭曲不堪，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向它卑躬屈膝。他会为了情报去贿赂警察，但他不会自欺欺人地做出一副无辜的嘴脸。

当时我还是一个懵懂的少年，正被迫学着如何向世界妥协，开始明白成人大都满嘴谎言，而马修·斯卡德绝不迎合他人的作风对我而言如同一股清流。他是一个不完美的英雄，而此前我读过的书里的间谍无一不是万能的超人。马修没有死死守着他性格或特性中的某些东西不放。他清楚这一点，也在读者面前承认这一点，而我正喜欢他这一点。

我现在仍然喜欢他这一点。看完《在死亡之中》后，我决定追完整个系列。和少年时代的其他承诺不同的是，这一次我遵守了诺言。幸运的是，书越来

越好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劳伦斯·布洛克有意无意地把他自己和笔下的人物结合在一起。马修在变老，不再喝酒，不再嫖妓，不再……他几乎什么都不再干，只有在他足够在乎或愤怒的时候才会去重操旧业。于是我会再次和马修相遇，尽管我去神秘书店——现在已在市中心——的频率已经大大降低，尽管我看小说的时间也屈指可数，尽管我早已不是当初那名十四岁的少年。

我的儿子已经十五岁。两周前，他首次独自一人坐火车前往华盛顿特区，需要为旅途准备一本书。我带他来到书架前，抽出一本《父之罪》，告诉他：“这是你想要的。”他微微一笑，看上去远远不如我当年兴奋。

书中最后一个故事讲的是马修和米克·巴卢。他俩二十多年的友谊是这个系列的灵魂，也是所有小说里我最喜欢的一段友谊。这是对劳伦斯·布洛克在马修·斯卡德系列中展示的浪漫主义的认可，是对未来和希望的认可，也是对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容忍、荣耀和真实的认可，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宽恕。两个男人面对面坐着一直待到深夜，这就是宽恕。他们时而侃侃而谈，时而开怀大笑，时而静静坐着，直到第一缕阳光从葛洛根的窗户射进来。这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避风港，在那里没人会对你指手画脚或指摘非难。就算堕落也好、有罪也好，我们可以做真实的自

己。马修和米克是有缺陷的，同时也是完美的。当我们与他们为伴时，我们坚信自己也一样。

布莱恩·科佩尔曼

窗 外

她的最后一天没有异常之处。她看来有点神经质，心里有点儿事，也可能一点事也没有。不过葆拉向来就是这副模样。

她在阿姆斯特朗酒吧当差的三个礼拜，一直都不算是模范服务生。她会忘掉客人点了什么，要不就是搞混这人与那人的餐，而你要结账或者打算再叫一轮酒时，想把她引来桌边还真会搞得你疯掉。在当班的某些时日里，她走起路来如同穿墙而过的幽灵，像是练就了什么玄奥的神游太虚的技巧，魂魄跑到外头浪游却还留着瘦长的身躯继续端送食物饮料，并且抹净空荡的桌子。

不过她的确很努力地试过了。妈的她的确有。她硬是能够挤出一抹笑。有时候是忍着伤痛走路的勇敢笑容，有时候是绷紧下巴不堪一击吞过几片安非他命的微笑，不过日子就是要一天天熬过来的，所以不管哪种笑容总比什么都没有好。阿姆斯特朗大部分的常客她都知道名字，而听到她那一声招呼你总会有种回到家的感觉。当那声招呼就是你仅有的“家”的时候，你会懂得并珍惜它的。

如果说这份工作她做起来并不算理想的话，呃，她当初跑到纽约来可也不是志在于此。没有人会立志要到第九大道的三流酒馆当服务生的，这就跟没有人会立意要变成一个月复一月仰仗波本和咖啡度日的前任警察是一样的道理。这种伟大的命运是当头甩过来的。如果你还年轻如同葆拉·薇特劳尔的话，你会硬撑在那儿想着事情总会好转。如果你到了我这个年龄，你会两手合十祷告事情不要恶化太多。

她值日班，从中午到晚上八点，礼拜二到礼拜六。特里娜则是六点到班，所以晚餐人潮多时就有两个女孩当班。八点一到葆拉无论如何都会准时下班，而特里娜则会继续端送一杯杯咖啡以及波本，再做六个钟头。

葆拉的最后一天是九月下旬的某个礼拜四。夏天的热潮开始退散。那天早上下了场沁人心脾的小雨，太阳一直没有露脸。午后四点我带着一份邮报漫步而入，喝下我当天的第一杯酒，一边看报。八点钟的时候，我正和罗斯福医院的几名护士聊天，她们正准备嚼舌抱怨某位住院外科医生的救世主情结。葆拉匆匆走过我们的桌边跟我道声晚安的时候，我正发出同情的噪响。

我说：“晚安宝贝。”我抬起头了吗？我们相视而笑了吗？妈的，这我可不得记得。

“明天见，马修。”

“是啊，”我说，“上帝保佑。”

不过他显然没有。约莫三点时贾斯汀关门打烊，我绕过街角回到旅馆。没多久后咖啡和波本的作用便相互抵消。我爬上床睡觉。

我的旅馆位于第八和第九大道之间的五十七街，在这个街区靠上城的那端，而我的窗户则朝南对着街道。我可以从窗口看到曼哈顿尖端的世贸中心。

我也看得到葆拉住的建筑。它位在旅馆对面朝东约莫一百码处，是栋庞然高楼，如果在正对面的话，世贸中心就会给挡到我的视线以外。

她住在十七层楼。四点过后不久，她跳下一扇高窗。她掠过人行道落到离路沿几英尺的街上，刚巧掉在两辆停放的车子之间。

中学物理教过，落体是以每秒三十二英尺的等加速度落下。所以第一秒她应该掉了三十二英尺，下一秒则是六十四英尺，然后第三秒是九十六英尺。她掉了约莫两百英尺，因此实际的掉落过程我想应该花不了四秒钟。

感觉上一定比四秒长很多。

我十点到十点半之间起床。我站在柜台前等信时，维尼告诉我夜里有人跳楼。“是位淑女，”这个词现在已经很少人用了，“她光溜溜地跑出去。单是那样就有可能丧命呢。”

我看着他。

“落到街上，差点撞上某人的凯迪拉克。车头来了那么个摆饰你会作何感想？这种事不知道保险公司赔不赔。该叫什么你说，天灾是吧？”他从柜台后头出来，陪我一起走到门口。“就是那里，”他边说边指着，“那辆花商的卡车停的就是她坠落的位置。反正已经什么鬼都看不到了。他们拿铲子和海绵把她铲起来，然后打开水管全冲掉了。我来上班的时候，半点痕迹都没留下。”

“她是谁啊？”

“谁知道！”

当天早上我有事得办，办事的时候我偶尔会想到那个跳楼的人。这种人并不少见，而且他们通常是在黎明之前跳的。据说那是最最黑暗的时刻。

午后不久我路过阿姆斯特朗，顺便停脚匆匆进去喝一杯。我站在吧台边四下张望要跟葆拉打招呼，但她人不在。一名脸色苍白名叫丽塔的女孩帮她代班。

迪恩站在吧台后头。我问他葆拉在哪儿。“她今天翘班是吧？”

“你没听说吗？”

“吉米炒了她鱿鱼？”

他摇摇头，在我开口进一步猜谜以前他便告诉了我。

我喝下我的酒。我跟人约好要谈点事，不过那件事突然不再重要了。我往电话里投下十美分取消约会，然后回头再喝一杯。举杯时我的手微微抖着。放下杯子时，我的手稳了些。

我穿过第九大道，在圣保罗教堂小坐一下。十分钟、二十分钟过去了。差不多那样。我为葆拉点根蜡烛，也为另外几位逝者点上蜡烛，我坐在那里想着生命、死亡以及高窗。刚离开警界的那段时间，我发现教堂是很适合思考此类问题的场所。

不久之后我走向她租住的大楼，站在楼前的人行道上。花商的卡车已经开走，我检查起她掉落的街面。一如维尼跟我强调的，该处没有留下半点痕迹。我仰了头朝上看去，心想她不知是从哪扇窗子落下的，然后我又低头看看人行道再扬起头来往上瞧，于是我眼前一阵昏天黑地。如此这样一番举动之后，我引来大楼门房的注意，他走到路沿，亟想跟我讨论他们的前任房客。他是约莫和我同龄的黑人，以他那身制服为荣的程度并不亚于海军陆战队招兵海报里的主角。帅气的制服，不同层次的棕，绣着肩章配着闪闪发亮的铜扣。

“真是不幸，”他说，“那么年轻的女孩，摆着大好的前程不要。”

“你跟她熟吗？”

他摇摇头。“她会对着我笑，每次都打招呼，每

次都叫我的名字。冲进冲出总像在赶路。绝不会想到她有半点愁。不过这种事很难讲。”

“是很难讲。”

“她住十七楼呢。就算不收房租，我也不会住在离地面那么远的地方。”

“恐高症是吧？”

不知道他听见这句话没有。“我住的地方只要爬一段楼梯。挺合适的。不用电梯也没有高窗。”他的眉头笼上乌云，像是要吐露个别的什么。不过此时有人举步要走进大楼的门厅，于是他便秘身过去拦截那人。我再次抬起头，打算一扇扇窗户数到十七楼，晕眩感再度来袭，我只好放弃。

“你是马修·斯卡德吗？”

我抬起头。问问题的女孩非常年轻，长着淡棕色的大眼，留着棕色直长的头发。开朗的脸庞没有戒心，下唇有点颤抖。我说我是马修·斯卡德，然后指我对面的椅子。她站着不动。

“我叫露丝·薇特劳尔。”她说。

一直等到她说“葆拉的妹妹”时我才恍然大悟。然后我便点点头研究起她的脸看看有什么家族特征。就算有我可也找不着。当时是晚上十点，葆拉·薇特劳尔已经死了十八个钟头，而她的妹妹则是满怀期待地站在我面前，脸上很奇怪地同时混合着坚决和犹疑

的表情。

我说：“实在遗憾。坐下来好吧？想喝点什么吗？”

“我不喝酒。”

“咖啡怎么样？”

“我喝了一整天咖啡。他妈的咖啡搞得我直抖。我难道非得点个什么才行吗？”

她快不行了，没错。我说：“不用，当然不用。你什么都不用点。”然后我便截住特里娜的眼神给她警告，她迅速点点头没有过来。我啜着我的咖啡，越过杯缘凝神看着露丝·薇特劳尔。

“你认识我姐姐吧，斯卡德先生。”

“泛泛之交，只是顾客跟服务生的关系。”

“警察说她是自杀。”

“而你认为不是？”

“我知道她不是。”

她讲话时我盯着她的眼睛，而且我也愿意相信她这话是发自内心。她不认为葆拉是自愿跳出那扇窗户的，压根儿不信。不过当然，这可不表示她就是对的。

“你认为事情是怎样呢？”

“她被人谋杀。”她理所当然地说，“我知道她是被杀。我想我知道凶手是谁。”

“谁？”

“凯力·麦克罗。”